



墓室墙上造型独特的花纹。

盐池县窰子梁墓葬区。

重回发掘现场

5月22日,在盐池县文管所所长王生岩的带领下,我们驱车前往胡旋舞石刻墓门发掘地:位于盐池县城西北的苏步井乡硝池子村,当地人称之为窰子梁。

“盐池的很多地名中都带有‘窰子’。”王生岩介绍,以前的人们为了躲避兵匪之祸,常常挖掘地室、地窖或地道来藏身和藏匿物品,这些地室、地窖或地道,在汉代被称为“蚕室”,唐代被称为“窰室”,而到了元代,它们被统称为“窰子”。

王生岩每年都要来几趟窰子梁,或是巡视墓葬区的安防情况,或与各路专家学者一起调研。前往墓葬区的路有几条,从哪个岔路拐弯,他比导航还清楚。

风从旷野呼呼掠过,窰子梁上,满坡的苦豆子摇晃着淡黄色花朵,与风车旋转的巨大扇叶相映成景。一块刻着“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窰子梁墓葬”的石碑,和层层围栏,昭示着这里的与众不同。

谁能想到,就是这样一片看上去平平无奇的起伏山坡,用一道“双开门”,惊艳了世界。

胡旋舞,北周时期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后,盛行于大唐。尤其在舞蹈界两大“顶流”:安禄山和杨贵妃的带动下,一时风头无两。

但是,关于胡旋舞的印证实物,除了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壁画和龙门石窟万佛洞北壁的舞者形象外,在考古发掘中一直罕见。

1984年,窰子梁村民在劳作时发现了这座唐代何姓墓主人的古墓。据考证,这位何先生是粟特人“昭武九姓”中何氏家族的后裔,属月氏人。唐高宗时期移居盐池,成为当地望族,富甲一方,烜赫一时。1984年至1985年,宁夏考古队在盐池县文管所工作人员的配合下,对窰子梁古墓进行了考古发掘,共发掘出6座依山开凿的平底墓道石室唐代古墓。可惜的是,6座墓均有不同时期留下的盗洞,墓葬品所存不多。

惊喜出现在6号墓。

当覆土被层层掀开,两扇紧闭的石门出现在众人眼前。石门被铁锁锁扣,左右两扇门上,各浅雕一名高鼻深目的男性舞者,他们各自站立在一块编织精美的小圆毯上,仿佛正在进行一场舞技的巅峰对决。他们体态轻盈、舞姿奔放。长巾挥旋之间,周身朵朵卷云浮动,衬托出舞步的迅疾灵动,犹如腾跃于云雾之中。

胡旋舞!这便是在唐朝盛极一时,白居易将之形容为“弦鼓一声双袖举,回雪飘飘转蓬舞”的胡旋舞!是驻留在新旧《唐书》、《乐府杂录》等各类典籍中,却鲜有实物印证的胡旋舞!

这一刻,凝固在石膏岩上的舞姿,带着西域的风、漫漫丝路上的驼铃,冲破千年岁月,从盛世长安欢舞而来。

“胡旋舞石刻墓门的出土,在国内外考古学界引发了巨大反响。”宁夏博物馆研究部主任毋少娟告诉记者,在目前所有表现胡旋舞的文物中,盐池窰子梁墓地出土的石墓门,最为清晰、生动、精美,为研究唐代乐舞艺术和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。“胡旋舞石墓门上的图案,形象直观地告诉了我们胡旋舞怎么跳、着装如何,这就是文物的力量。”毋少娟说。



胡旋舞石刻墓门发掘地。

国宝里的紫色长歌

本报记者 杨晓秋 张涛 刘惠媛 李宏亮 文图

风穿葡叶,清香悠悠——每年此时,贺兰山东麓宾朋齐聚,满座举杯,共庆一个“紫色的节日”。

今天人们说起宁夏的葡萄种植历史,常用的佐证便是唐代韦蟾那句“贺兰山下果园成”。但总有人心生疑惑,这“果”,如何便是紫色的葡萄果?

我们常说,文物承载历史。印证历史,最具说服力的,便是那些抖落层层封土、身披历史风烟的件件实物。

无论是出土于北周李贤墓的鎏金银壶,还是出土于盐池窰子梁的胡旋舞石刻墓门,都用实物证明了,早在1400多年前,畅饮葡萄酒的风便已吹到了遥远的边陲都邑——宁夏。

这一次,就让我们穿越重重岁月,与两件国宝级文物对话。在跳着胡旋舞的小哥这里,领略一场舞动在盛唐时期的顶级“广场舞”,共情一段中亚大月氏后裔在宁夏盐池的诗酒快意人生;从一把雕刻着“特洛伊”神话故事的酒壶里,看懂时间的脚印,聆听葡萄酒流淌在宁夏大地的紫色长歌。



独特的墓室构造。

最炫气氛组

在新近开播的电视剧《长安的荔枝》中,有这样一个画面:陪酒侍郎郑平安在权贵云集的酒局上曲意逢迎,为活跃气氛,他仰脖干了杯中的葡萄酒,为在场的达官贵人跳起了胡旋舞——在大唐,这是再寻常不过的场景。上至宫廷夜宴,下至酒肆乐坊,“胡旋舞+葡萄酒”,是盛唐风华中最炫的气氛组。

“胡旋舞可不只是畅饮葡萄酒美酒时的即兴之舞。”宁夏博物馆原馆长李进增告诉记者,他发现胡旋舞石刻墓门的舞者挥舞的衣袖上有葡萄花纹。这一点,在2024年,得到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学系兼职教授帕特里克·E·麦戈文的印证,他在《开瓶过去:探寻葡萄酒、啤酒和其他酒的旅程》一书中提到,胡旋舞演员的服饰上有“葡萄图案”。麦戈文还写道:“(当时)在中东和地中海地区旅行的人仍然可以体验到这样的精彩舞蹈,通常是喝着酒(葡萄酒)完成的。”

将葡萄的图案绣在服饰上,在唐代曾风行一时。“夜裁鸳鸯绮,朝织蒲桃绡。”“黑姓蕃王貂鼠裘,葡萄宫锦醉缠头。”从这些唐诗中,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对葡萄纹的喜悦。

专家们研究发现,唐代的纺织品中,葡萄纹通常以团窠环、葡萄纹样两种形式呈现,如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吉字葡萄中窠立凤纹锦,其主体纹样就是由葡萄和葡萄叶穿插缠绕构成的团窠环,团窠内是一只凤凰,单脚站立,另一只脚蜷缩,尾巴上扬。窰子梁胡旋舞石刻墓门的胡人伎伎,其脚下的小圆毯上,也印有葡萄纹饰。

李进增认为,人类很多艺术形式,如音乐、舞蹈,往往脱胎于劳动场景。从胡旋舞石墓门上的舞蹈动作、服饰和圆毯上的葡萄图案,可以推测,胡旋舞在西域的源起,或与葡萄种植有关,或模拟了葡萄酒的酿造场景。

这样的观点还需更多印证。但无论是或不是,对疾风般旋转的胡旋舞而言,醇厚浓烈的葡萄酒,都是它挥之不去的鲜明烙印。

1300多年前,流寓在宁夏盐池的中亚粟特人何先生,生前不知办了多少次胡旋舞的盛宴,喝了不知道多少杯葡萄酒。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诗酒人生无比快意,他才将它最终凝固在石门上,陪伴着自己去往另一个世界。

丝路沉醉

2000多年前,史上最强大外交官张骞,将西域的葡萄和葡萄酒技术带回了中原。于是自汉武帝起,御苑宫廷中便开始栽植葡萄,酿造葡萄酒。张衡在《七辩》一文中说,“玄酒白醴,葡萄竹叶。”可见这种葡萄酒在当时是何等珍贵。

究竟从何时起,葡萄酒的芬芳开始浸润在贺兰山东麓?史籍上并无明确记载。但来自北周柱国大将军李贤墓中的一把壶,给我们带来了1400多年前的浪漫畅想。

1983年秋,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、宁夏考古队与固原县文物工作站组成的联合考古队,对位于固原市原州区的李贤墓进行发掘。

琳琅满目的出土文物中,精美绝伦的鎏金银壶迅速捕获了在场众人的心。深嵌在凹槽里的古希腊建筑风格线条、波斯萨珊风格的连珠纹、印度风格的人物造型和服饰……小小的壶身上,回响着波斯匠人的敲击声与希腊史诗的吟唱声。

它将欧亚大陆上的希腊文明、波斯(今伊朗)文明和中华文明串联了起来,它见证着中外文化交流与贸易往来,承载着古文明的辉煌和丝路记忆。它将众多文明符号汇聚于一身,和谐且璀璨。

经北京大学考古学教授宿白考证,这把鎏金银壶来自波斯萨珊王朝,制造地为中亚巴克特里亚,即今天的阿富汗北部地区。那么,这把鎏金银壶是做什么用的?

答案很简单,装酒。装的什么酒,当然是葡萄酒。

李贤所处的魏晋南北朝时期,葡萄酒在中原已颇为盛行。史载魏文帝曹丕不喜欢喝酒,尤其喜欢喝葡萄酒,甚至还把自己对葡萄和葡萄酒的喜爱和见解写入诏书《诏群臣》:“中国珍果甚多,且复为说葡萄。当其朱夏涉秋,尚有余暑,醉酒宿醒,掩露而食……又酿以为酒,甘于鞠靡,善醉而易醒。道之固已流涎咽唾,况亲食之邪。他方之果,宁有匹之者。”

这封诏书中,曹丕说只要提起葡萄酒,就足以让人垂涎三尺,更不用说亲自喝上一口了。

西晋著名文学家陆机在《饮乐》(也有认为此诗是南北朝诗人陆琼所作,题目为《还台乐》)写道:“蒲萄四时芳醇,瑠璃千钟旧宴。夜饮舞迟销烛,朝醒弦促催人。春风秋月恒好,欢醉日月言新。”讥讽当时王公贵族们的奢侈生活:一年四季喝着葡萄美酒,每天都是醉生梦死。

北周时期,中原与西域交流频繁,固原作为丝绸之路东段北道上的重要枢纽,汇聚了粟特商队、波斯使者和中原贵族,异国的珍奇、中原的丝绸瓷器,都要从这里经过。作为当时盛装葡萄酒的“胡瓶”,鎏金银壶在李贤墓中的出现,从侧面印证了,在当时的固原城中,宴饮中佐以葡萄酒,是一种在贵族中“卷”起来的潮流。

历史是一堆灰烬,但灰烬深处有余温。胡旋舞石墓门,鎏金银壶,在时光之酒的浸泡中,迷醉了千年岁月,永恒诉说着包容开放的中华文明在交往、交流、交融中璀璨繁盛,接续不息。

当西域的葡萄藤蔓蜿蜒至中原沃土,即便见多识广如2000多年前的张骞,应也不曾想到过,今日之贺兰山东麓,有如斯胜景。



盐池县窰子梁墓葬区。



胡旋舞石刻墓门拓画。



鎏金银壶。